

讓位新生，永遠年輕

文——蔡明諳 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副教授

圖——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

「每一片落葉，輕輕鬆手／都是為了讓位給新生」。落葉的終結、死亡，是為了迎接新的生命萌芽。即便是「晚年冥想」那樣的「朝向」死亡的作品，吳晟流露出來的都是充滿希望的未來，而非面對終結的恐懼。

2016年10月25日，午後在臺文系的研究生課堂上，吳晟親切地回答了研究生的各種提問，圍繞著關於詩人的創作、生活，與對現實世界的看法。對於獲得台灣文學金典獎的詩集《他還年輕》，我感覺吳晟更看重的是未來，而不是過去。吳晟說這座島嶼「還年輕」，需要我們去疼惜、去照顧，去共同守護島嶼的未來，而不只是沉溺於苦難的過去。吳晟根植於現實的關愛，投注在土地上的目光，從來都是朝著未來，而非只在控訴過去。這一點大概是吳晟在午後臺文系的分享，給我最大的感受。



詩人吳晟於課堂與學生深談創作。

即便是「晚年冥想」那樣的「朝向」死亡的作品，吳晟流露出來的都是充滿希望的未來，而非面對終結的恐懼。這並不是說，面對死亡吳晟沒有害怕。當然更談不上所謂的死生超越，或者出入豁達。而是面對「必然」的死亡，吳晟選擇了用一種「自然」的態度去面對：以一種自自然然的、依循本性的模樣，去迎對死亡。「死亡」是臺灣現代主義詩歌中，反覆被歌詠過的主題。關於死亡，吳晟說他自己從年輕以來，也有深淺不同的自省。但是到了「晚年冥想」系列，死亡對於吳晟已經是必然的「過程」。死亡是終結，也是每個人無可逃避的必須「經歷」的過程。吳晟想像自己的「告別式」，態度從容、語調安詳。死亡在這裡並不晦暗，更無淒美。方思的句子說：「根植於泥土的，到泥土必需回歸」（美德）。根植於泥土的詩人吳晟，他最後得到的答案也是如此。死亡不是終結，死亡是依循自然秩序的回歸。

然後我們才能讀懂「四時歌詠」。在晚間圖書館的地下室大講堂，吳晟為成大的年輕學子，朗誦了《他還年輕》詩集裡面的最後這一組作品。表面上，這組詩作當然與臺灣的原生植物有關係，更是與節氣的外在更替緊密聯繫。但是吳晟的創作深意，恐怕不只在這些表面的意

象設計。更重要的應該還有外在自然背後，依時運行的永恆的秩序。這個秩序並非凝滯不動，而是不斷在運行。但也不是僵化的軌跡，而是永遠消融孕育著新的生命。所以「每一片落葉，輕輕鬆手／都是為了讓位給新生」。落葉的終結、死亡，是為了迎接新的生命萌芽。

在研究生的課堂上，吳晟說文化是需要積累的，與他同時代的詩人，經歷了太多的斷裂，沒有積累，不可能成為偉大的作家、詩人。我聽這段話，很受到震動。臺灣的現代主義詩人們，總是以成為「大詩人」互相勉勵，甚至自我標舉。但是吳晟認為他只是喜愛寫詩的人，他也喜歡浪漫，也不喜歡被稱作鄉土詩人。他只是按照自己的希望，認真勤奮地在做自己應該做的事情。吳晟也渴望沉溺於藝術的純粹，但是現實的問題又常常逼迫著他，必須站出來呼喊與抗議。我感覺那個埋首在書桌前「用力」寫詩的吳晟是非常真誠的，而那個戴著棒球帽站在第一線為土地吶喊的吳晟則更為真實。藝術與現實並非不能相容，但彼此拮抗時，吳晟選擇了現實，而非藝術。這樣的選擇需要更大的勇氣，更充沛的熱情，當然也應該獲得人們更大的理解與敬意。對我自己來說，文學終究是人的文學。如果「人」不見了，再好的文學恐怕就只剩下文字而已。而沒有人的文字終究沒有辦法成為真正的文學。

我第一次拿到《他還年輕》詩集時，最吸引我注意的是封面上的句子「I á siàu-lián」。初次看見時有很強的陌生感，不知道是什麼意思，但想了一下就突然明白，這是「伊還少年」的臺語拼音。雖然吳晟說他自己不大用臺語寫作，但是這本詩集的封面還是用了這句臺語。在書的序文裡，吳晟說這應該是他最後的一本詩集。但是透過這個句子「I á siàu-lián」，我在午後的課堂上，最後對吳晟老師說：這個英文大寫的「I」，翻譯成中文應該是「我」的意思。也就是說，這個句子同時可以翻譯成為「我還少年」。希望吳晟還能夠繼續為我們，為這片土地，當然也是為他自己的藝術追求與現實關懷，繼續寫詩。如果這本詩集是「他還年輕」，希望吳晟老師的下一本詩集會是「Góa á siàu-lián」（我還少年）。在這座大雪無雪的島嶼上，吳晟的詩歌永遠年輕。

2016/11/17在北上的火車 ㊄



夜晚，成大圖書館眾人聆聽吳晟演講。